

薛文化当官

和军校◎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薛文化当官

和军校◎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薛文化当官/和军校著.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83-0055-6

I. 薛…

II. 和…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R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1472 号

薛文化当官

和军校著

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

网 址：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010）64250921 发行部：（010）64523623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晨旭印刷厂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10×1000 毫米 开本：1/16 印张：23.25

字 数：390 千字

定 价：42.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我喜欢运动。年轻那会儿，打篮球，蹿得快，投篮也准。现在走路，早也一身汗，晚也一身汗。2013年冬季，西安的空气很糟糕了，雾霾格外重，时常是十米开外便看不清对面人的眉目，走路自然是不行了。我整日里不是猫在办公室就是猫在家里，看书，写作。坐得久了，做一遍第八套广播体操。期间，有了出一本书的机会，我利用难得的“好天气”，把发表过的作品稍加整理，便有了这部中篇小说集。

要出版了，却缺一个“序”。既然是小说集的序，理当说些与小说创作有关的话。可是，关于小说创作的话，旁人说过许多，我曾经也说过许多，再说，要么拾人牙慧，要么嚼自己嚼过的馍，没味道。说几句小说创作之外的话吧。

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庄实在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抬头是青的九嵎山，低头是绿的泔河水，早先四周是绿浪滚滚的良田，现今是望不透底儿的苹果园，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村里出过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出过一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县长，出过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诸如木匠、铁匠、银匠、泥瓦匠、教书匠、戏子、补碗钉碗的、杀猪宰羊的等等民间艺人数不胜数，独独没有出过作家。

这个小村庄正在一日千里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复一日地演绎着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恩怨情仇的感人故事，这里的故事原始着，时尚着，独特着。我歪打正着地当了作家，并没有填补那个空缺的野心，我只想记录下小村庄过去和现在妙趣横生的点点滴滴，只求自己写得离村里的生活近一点儿，再近一点儿。写得瞎或好，自己说不得，说了也不算。谁说得？谁说了算？读者！

路很长，慢慢走。

军校
癸巳末于西安

目录

咚锵咚锵咚咚锵 /001

撞得南墙咚咚响 /073

养了几只羊 /153

薛文化当官 /245

孔老二到此一游 /303

杨美丽美丽 /319

羊汤真香 /331

一个人的作品 /347

咚咚锵
咚咚锵
咚咚锵



鸟儿的叫声一响，天就算亮了。

屋子里并没有豁亮起来，仍旧黑糊糊一片。村长老范摸黑把荞麦皮枕头竖起来，光身子靠上去，摸索着装了一袋旱烟，点燃了，“吧嗒吧嗒”地抽。村长老范的烟锅头像一只卧着的萤火虫，一闪一闪。村长老范的动静搅醒了老婆白菜。老婆白菜双手交叉着枕在脑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还在生娃的气？”村长老范没接老婆白菜的话茬儿，继续抽自己的旱烟。

村长老范和老婆白菜有一双儿女，儿子叫范军，女儿叫范霞。范军考上了工业大学，毕业后分到了西安，娶了一个西安女子，在西安安家。范霞考上了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了县城，嫁给了一个县城小伙，在县城安了家。正是因为儿女撑面子，老范才坐到了村长的位置上。这一年村选时，村民们一股脑儿地给老范投票。老范说：“我没弄过这事，弄不成！”村民说：“谁也不是从他娘肚子里钻出来就会当村长的，慢慢学嘛。”老范说：“我不知道咋弄嘛。”村民们说：“你就像侍弄你家两个娃那样侍弄村里的事，保准就弄成了！”村民们这么一说，老范有了底气，脸膛一拍，说：“成！”于是，老范变成了村长老范。

老范当村长，老婆白菜以及范军、范霞三个人投了三张反对票。老范说：“人嘛，咋能不识个礼数呢，村里人抬举咱，咱不能不知道姓啥为老几的往糜子地里跑吧？”老婆白菜说：“你以为村长是好当的？”村长老范说：“有啥不好当的？不就是拖着腔说话嘛，不就是背着手走路嘛。”在烟霞村，村民们说话都是快刀斩乱麻，村长却是啊地啊地拖着腔，村民们都是袖着手走路，村长却是背着手走路。老婆白菜说：“爱当当去，

看你将来去哪儿买后悔药！”村长老范没理老婆白菜的茬儿。

当上村长以后，村长老范才咂摸出，村长这活儿不仅仅是拖着腔说话背着手走路，还有一大摊的难场事呢。譬如，刚当上村长，村长老范就听到了骂声，划不到庄基地的人在骂，没吃上低保的人在骂，日子过不到人前头的人在骂，日子过到人前头的人也在骂。村长老范找书记老牛打商量，想把吃低保的几个人换一下，书记老牛盯着村长老范，意味深长地笑着，一支烟抽完了，才不温不火地说：“这个事啊，已经是已经了，以后再说啊。”书记老牛当村干部时间长了，一言一行都有官味，尤其是说话时喜欢带一个“啊”字。村长老范还说了几样事：成立自乐班呀，修建机井呀，开办农家乐呀，改良苹果品种呀，吸引外地开发商呀，等等。书记老牛还是抽烟，还是意味深长地笑着，末了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啊，想法可以有，但一口吃不成胖子啊，慢慢来，慢慢来！”

村长老范很沮丧。让村长老范心里不得劲儿的是，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走时不请示，回时不汇报，没有人拿他这个村长当盘菜。年轻人朝外跑倒也罢了，老向、老石、书记老牛三家人也陆陆续续地搬到县城去了，村长老范心里更不美气了。老向的儿子在教育局当副局长，买了一套商品房，把旧房给老向老两口住了，老两口见天儿胳膊窝夹一把小凳子去体育场的树荫下听自乐班唱秦腔。老石的儿子小石和儿媳妇是烟霞村最早出去打工的那一伙人，小两口挣了钱，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他们为了全心全意地做生意，就接老石老两口去县城给他们带孩子了。老向和老石走，村长老范想得通。书记老牛走，村长老范想不通。书记老牛有两个姑娘，都没有考上大学，都生得俏丽，先后嫁给了县果汁厂的两个工人。两个姑娘孝心浓厚，把老牛老两口接到县城享福去了。至于村里的事，书记老牛就用电话遥控指挥了，让村长老范去镇上开会呀，填个报表呀，统计个数字呀，等等。范军和范霞也想让村长老范搬到城里去，范军动员父母住到西安去，看看大城市，享享清福。村长老范说：“我看见高楼

头晕,看见汽车也头晕,去不得!去不得!”范霞话很有诱惑力,她说:“爸,你跟我妈住我那儿去,想听自乐班了跟向叔叔去听自乐班,想下棋了跟石叔叔下棋,村里有啥事了,也好跟牛叔叔做商量。”面对范霞热切的目光,村长老范半天没吱声。范军以为村长老范同意了,表态说:“爸,就这么定了。你住范霞那儿,我给你们掏生活费。”村长老范抽完一锅子旱烟,才说:“去不得!去不得!”范霞说:“去不得!去不得!你这看房子还能住人不?知道的是你不愿意跟我们去,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不孝顺呢!”

村长老范家的房子的确要麻达了。房子的岁数并不大,但东西两邻都盖起了大房,地基垫得山一样高,这样一来,村长老范家的两间厦子房就显得又瘦又小,还陷进了一个大坑。逢了雨天,屋里就变成了汪洋大海,潮气十天半月挥之不去,空中蚊子飞,地上虫子跑。老婆白菜给村长老范吹过几回枕头风,督促他翻修房子。村长老范不以为然,他问老婆白菜:“你多大了?”老婆白菜说:“五十八,属猴的。”村长老范又问:我多大了?老婆白菜说:“你平六十,属羊的。”村长老范两手一拍,“啪”的一声响,说:“这不对了,咱都这岁数了,还能活几年?咱下世了,范军会回来住还是范霞会回来住?他们不回村里住,咱盖房子做啥?”老婆白菜说:“不翻修房子,咱存钱干啥?”村长老范拧了一下鼻子,说:“长头发,短见识,你以为城里人都是吃香的喝辣的,没事儿了就数钱玩?不是那么回事,现在城里的竞争也激烈呢,娃在城里都不容易。咱攒一点钱,给咱们把棺材置办停当,再留一些钱够给咱们办后事,娃们不是省心了?”老婆白菜心里别扭,原本想反诘几句,又觉得村长老范说得在理,便不再提这档事儿了。就在昨天后晌,范军和范霞一搭儿回到烟霞村给村长老范摊牌,每人掏出两万元拍在炕上。村长老范问:“啥意思?”范霞说:“要么,搬到城里住,要么,翻修房子,二选一。”村长老范理解儿女们的孝心,但他心里还藏着另一层意思,书记老牛搬走了,他再搬走,烟霞村怎么办?唱空城计啊!你敢唱空城计,村民们就敢在背后日绝你先人。村长老范犯了犟劲,黑着脸说:“城里,不去!房子,不翻修!”兄妹俩还想给村

长老范讲道理，村长老范上了火，把兄妹俩骂出了家门。

老婆白菜说：“娃们也是一片好心呢。”

村长老范说：“我还不知道他们是一片好心！”

老婆白菜说：“那你还跟娃们生气？”

村长老范说：“谁说我生气了？我这是要去乡里开会呢。”

老婆白菜说：“没听说谁超生，也没听说谁在外面打工闯下烂了，平白无故的开啥会呢？”

村长老范当上村长以后，烟霞村就没有消停过。老贺的三小子在城里打工，因为赌博欠下一屁股烂账，拿刀子抢出租车司机，被逮走了。老毛的倒插门女婿把上南村的变压器偷去卖了废铁，被逮走了……因了这些破事，村长老范三天两头儿被叫到凤鸣镇“开会”。再就是计划生育的事儿了。石头娃跟媳妇小翠打工去了，一去六年没音信。六年后，两口子穿着走时穿的那套衣服回来了，收获了台阶似的四个娃。贾德平带着媳妇小莲承包了东刘村的二十亩苹果园，两口子吃住都在果园里，养着一条大狼狗，狼狗恶得很，嗅着生人味儿，“呼”的一声就扑上来了，口口见血，烟霞村人和东刘村人都不去他们的苹果园。五年后，承包期到了，贾德平和媳妇走出了苹果园，他们也收获了台阶似的四个娃。镇长气疯了，敲着手指头训村长老范：“老范啊老范，你说说你们烟霞村的人，搞精神文明不行，搞物质文明不行，就是爱××，××也不戴个套套，母狗下崽儿一样，腿一叉一个，腿一叉一个，你们这么叉下去，烟霞村还能盛下不？地球上还能盛下不？”

村长老范说：“书记老牛昨天给我打电话让我去镇上开会，说是要搞锣鼓大赛。”

老婆白菜又奇怪了，问：“不逢年不过节的，搞啥锣鼓大赛？”

村长老范认为老婆白菜有话有片面性，反问：“不逢年不过节就不敲锣打鼓了？”

说毕，村长老范披着衣服下炕了。

站在家门口，村长老范朝天空睨了一眼，晓岚散尽，天空澄明，云朵如血，树冠染上了毛茸茸的一层红晕。村子里静谧着，家家户户大门紧闭，鸡不鸣，狗不咬，人不喊。村长老范想起村里的一大堆泼烦事，双手合十，阖上眼皮，朝天空打了几个揖，心下说：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快换届吧，快换届吧！

“狗日的，懒得很！”村长老范睁开眼，气哼哼地骂。这一句，村长老范骂的是烟霞村的人。村长老范年轻那会儿，天擦个亮色，街道上的人就乱起来了，拾粪的，扫院的，扛着铁锨镢头下地的，人欢马叫，热气腾腾。不知从几时开始，烟霞村的人学会了睡懒觉，太阳照到屁股蛋儿上了，还赖在炕上不动弹。

“狗日的，懒得很！”村长老范气哼哼地骂。这一句，村长老范骂的是烟霞村的公鸡。公鸡嘛，叫鸣是你的本分，该你叫的时候了，你怎么不叫？该你出门觅食了，你怎么不出门？难道你还等着给你把吃的喝的端到鸡窝里去！

“世事真是害了病呢！”村长老范无奈地感慨了一句。

二

村长老范把自行车从家里推出来，拍了拍坐垫上的土。这一拍，他陡然发现自行车的前胎没气了。他从屋里拿来打气筒，开始给自行车打气：吭哧——吭哧——。现在，许多人家里都有了摩托或者电蹦子，蹚过来蹚过去，拖着一条土尾巴，洋火得很。范霞曾经打算给村长老范买一辆电蹦子，他不领情，冷脸说：“要那玩意儿干啥？”范霞说：“快嘛。”村长老范说：“快？我又不去开人大会，要那么快干啥？”范霞顶嘴道：“你就封建得很，这是潮流嘛，这是趋势嘛，再说了，骑个电蹦子多洋火，你看你，骑个破自行车，除了铃不响，浑身都在响，别人怎么看嘛。”村长老范说：“爱咋看咋看去，跟我没关系。”就这样，老范一如既往地骑着

他的破自行车走亲戚，串朋友，逛庙会，去镇上开会。

有一道银光在村长老范的眼前一闪一闪。村长老范知道那是什么光，但他没有拧头，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

“范主任！”身后传来了尚同志的叫。

“吭哧——吭哧——”村长老范给自行车打气，佯装没有听见，他在心里回应：哼，山不转水转，不走的路都要走三回呢。

“范主任！”尚同志继续叫。

“吭哧——吭哧——”村长老范继续给自行车打气，继续佯装没有听见，他在心里回应：哼，人心不足蛇吞象！

“范主任！”尚同志固执地叫。

“吭哧——吭哧——”村长老范固执地给自行车打气，固执地佯装没有听见，他在心里回应：形式主义，死板教条！

村长老范的三句心里话是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尚同志小名叫尚鳖娃，跟村长老范、书记老牛年龄相仿，一小儿长大。读高小的时候，公社招通讯员，村长老范和书记老牛都不愿意去，说伺候人的事没球意思。尚鳖娃去了。从此，尚鳖娃成了公家人，改名叫尚德元。尚德元爱写爱画，写着画着就被调去搞宣传了。后来当了秘书，当了副社长、副书记、书记、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当了大官的尚德元还是那个身材瘦小的尚鳖娃，一副憨模样。尚德元一直住在烟霞村，娶了个邻村女子当媳妇，一儿一女两个娃。他春夏秋冬都穿着媳妇做的千层底条绒布鞋，一年四季都骑自行车，早晨摸黑出门，晚上摸黑进门，两头不见太阳。后来，尚德元调到了市里，当了人劳局局长，两个老人过世后，他把家搬到了市里，老婆娃娃也带走了。人走了，但关于他的消息却源源不断地传到烟霞村。说：尚德元在警察跟前也背着手仰着头走路，牛皮得很。说：尚德元过的是神仙的日子，天天顿顿吃羊肉泡馍，油汪得一筷子插不透。说：县长们见了尚德元都要点头哈腰，尚德元咳嗽一声，县长们都要打几尿颤。尚德元在外面干得风生水起，

极口揄扬，在烟霞村却落了一个赖名誉。因为陆陆续续地有人求尚德元办办事了：民办老师转正呀、批庄基呀、要二胎指标呀、办农转非户口呀，等等。求尚德元办事的人无一例外地都碰了钉子。不管谁去找尚德元，他都是一张吊死鬼脸，冰得像一坨凉粉，张口就问：“求我办啥事呀？我给你说，要办事，走正道道，该办的会有人给你办，不该办的找谁也没有用。”言毕，早就准备好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钢镚儿，一分的，二分的，五分的，拉开来人的手，一个钢镚儿一个钢镚儿地数过去，数到两块八毛钱，恰好数完了自己手上的钢镚儿，朝门外一指，说：“出了大门往东拐，走六十步，有一个羊肉泡馍馆，叫百里香，味道美得很，两块八一碗，这正好是两块八，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你自个儿去吃吧。”

书记老牛给村长老范学过他找尚德元的过程。书记老牛想把村里的学校翻新一下，没有钱，考虑到县教育局长曾经是尚德元的秘书，便想让尚德元给教育局长打个招呼，为村里开个绿灯。见了面，书记老牛热乎着叫了一声鳖娃，随后把半袋子干枣递了上去。烟霞村挂在泔河畔儿，一片密不透风的枣园，挨到夏季，叶绿花黄，蜜蜂来了，蝴蝶也来了，一片嗡嗡声，枣花的馨香飘得十里八里。烟霞村的枣子皮薄、肉细、甜、香。书记老牛心里还是有几分把握的，毕竟是光屁股蛋儿一小儿耍大的，狗皮袜子没反正的发小啊！更何况，他是烟霞村的书记，办的是公事，旁人比不得的。书记老牛没有想到，尚德元没有接书记老牛递过来的袋子，冷着脸问：“求我办啥事呀？”书记老牛脸憋得像猪肝，结结巴巴地说：“鳖、鳖娃，我是老牛。”尚德元生硬地说：“说事。”书记老牛看明白了他来的下场，说：“给你送枣。”尚德元说：“市场上多得很。”言毕，早就准备好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钢镚儿，一分的，二分的，五分的，拉开来人的手，一个钢镚儿一个钢镚儿地数过去，数到两块八毛钱，数完了自己手上的钢镚儿，朝门外一指，说：“出了大门往东拐，走六十步，有一个羊肉泡馍馆，叫百里香，味道美得很，两块八一碗，这正好是两块八，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你自个儿去吃吧。”书记老牛把脸上的尴尬收回去，平静地笑

一笑，说：“留着吧，往后，你回村里来，还要买车票呢。”尚德元怔住了。书记老牛又举了举手里的枣子袋儿，说：“留下吧，算是我给娃们送的。”尚德元的脸又黑了，硬了腔说：“拿走！”

从此以后，再有人跟他说尚德元，书记老牛不表态，只朝地上吐唾沫。书记老牛给村长老范说：“那会儿，我恨不得把脸藏在裤裆里。”村长老范说：“唉，他把自己回村的路堵实了。”书记老牛叹道：“人可不敢这样啊，山不转水转，不走的路都要走三回呢。”谁也没有想到，四十年后，尚德元戴一顶太阳帽回来了，千层底平绒布鞋，颜色泛白的中山装。他对书记老牛说：“叶落归根啊！”书记老牛嘿嘿笑着。尚德元说：“退休了，再也不用想工作上的事情了，夜里总是睡不着，总想咱们小时候的事。”书记老牛嘿嘿笑着。尚德元说：“我想在村里盖一坨坨房子。”书记老牛和村长老范做商量，村长老范说：“怕村里人不答应。”书记老牛说：“我想过许多种给他难堪的方法，但看着他雪一样的鬓角，我啥事也做不出来了。”村长老范跟着叹了一口气。两个人最终决定在村委会的旁边给尚德元划出六分地，让他盖房子，烟霞村也只有这一点公用地了。

第二个故事：在烟霞村，叶落归根的不止尚德元一个人。他们回到村里，大日头晒着，西北风吹着，粗茶淡饭嚼着，挨不过三天两后晌，脸膛红了，说话的嗓门高了，话味儿粗了，里里外外又是一个烟霞村人了。环境改变人嘛。村长老范估摸着尚德元也是这个下场，那么大年龄了，人缘又不好，还能成个啥精啊。可是，村长老范想错了。尚德元买了一辆中巴车，雇了一个司机，跑交通，从烟霞村到凤鸣镇再到县城，坐到凤鸣镇三块钱，坐到县城五块钱。尚德元坐着中巴车回村的那一天，放了一挂五千头的鞭炮，纸屑和火药味儿满天飞，一街两行都是瞅热闹的人。村长老范没有出去，他在炕上躺着抽旱烟。老婆白菜瞅热闹回来，兴奋得脸蛋儿红扑扑的，说：“往后，再去镇上赶集，去县里听戏就不愁了，车就在家门口，一阵子就到了。”村长老范没吱声。老婆白菜问：“你咋不去瞅热闹？”村长老范说：“人心不足蛇吞象。”老婆白菜没听明白这一句没

头没脑的话，问：“你说啥？”村长老范说：“往后不许你坐他的车！”老婆白菜说：“我看你是害了红眼病！”村长老范只哼了一声，懒得给老婆白菜解释。按理，尚德元不差钱，他一个月的退休金能买一头牛，儿女都成了家，都是双职工，衣食无忧，他挣那么多的钱干啥呀！尚德元很爱他的中巴车，每天天一亮，就提一桶水，仔仔细细地擦洗。刚才，晃村长老范眼睛的就是尚德元家的中巴车。

第三个故事：村长老范打心眼里不喜欢尚德元。远远地照见，一拧身钻别人家里了。尚德元回村以后，早晚都戴一顶土色的太阳帽，一身干净的服装，风纪扣也扣得紧生生，虽然是布鞋，却是柴草不沾。肩膀上总挎着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一个罐头瓶改成的大茶杯，茶泡得很酽，走几步，呷一口，嗝儿一声。那架势，他喝的仿佛不是茶，而是人参汤。别个叶落归根的人刚回村时也说醋溜普通话，三天两后晌，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烟霞村土话。尚德元却不一样，他始终讲着醋溜普通话，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挥舞。后来，村长老范想明白了，他之所以不喜欢尚德元，用城里人的话说，是因为这个人死板教条，形式主义。用烟霞村里人的人话说，就是一根筋，认死理儿。尚德元回村后，村长老范头一次跟他正式见面是跟书记老牛一搭给他划基地的事。尚德元伸着手，热腾腾地说：“范主任好。”村长老范一头雾水，左右看，没旁人，拧身朝后头看，也没旁人，尚德元叫谁呢？村长老范瓷着，眼巴巴地瞪着书记老牛。书记老牛嘿嘿笑着，说：“叫你啊。”村长老范跟尚德元握了手。尚德元又叫：“范主任好。”村长老范这一回弄清楚了，尚德元确实叫的是他。村长老范说：“尚局长好尚局长好，不过，我是村长，不是主任。”尚德元脸一板，说：“我先更正你的第一个说法，在咱们中国，压根就没有村长这一个职务，正式的称谓应该是村主任。”村长老范说：“我当几年村长了，村里人叫我村长，书记老牛叫我村长，镇长和镇书记也叫我村长。”尚德元说：“以讹传讹。”村长老范东张西望着：“鹅？啥鹅？”尚德元清楚村长老范没有听明白他说的那个讹，却也没有更正，说：“范主任，听我的没错儿。

我再更正你的第二个叫法，我一辈子都在官场上混，干过尚镇长，尚县长，尚书记，尚局长，现在呢，我退休了，就是平头百姓一个，叫我啥呢？叫名字吧？显得生分，叫老尚吧，似乎也不妥，叫尚局长尚书记尚县长啥的，就更不对了，因为我已经不是尚局长尚书记尚县长了。依我看，还是叫尚同志的好，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了，就叫尚同志。”村长老范觉得别扭，但也拗不过尚德元。不管在那儿，尚德元遇到他都叫范主任。遇到别人叫他尚局长，他也是一字一顿地更正：“尚同志，叫尚同志。”

“范主任！”尚同志走到了村长老范的跟前，一手叉着腰，问，“出门呀？”

村长老范说：“乡里叫着开会呢。”

尚同志手一挥，说：“我捎你一阵。”

村长老范说：“你把我捎到乡里，我回来咋办？”

尚同志又是一挥手，说：“我再把你捎回来嘛。”

村长老范说：“算咧，乡里的会向来没个准儿，不知道要开到啥时候呢。”

正是六月天，路两边的苹果园深得像海一样，叶子上浮着圆鼓鼓的露球儿，一疙瘩一疙瘩地往下滚，入土无声。村长老范很想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此时此刻的此情此景，但那个词在他的脑海里闪了一下，又倏地溜走了，啥词呢？村长老范一手扶着车把，一手在脑门上拍了一巴掌，没想起来，又拍了一巴掌，还是没想起来。村长老范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顽固地想着那个词。他可以断定，那个词他是听过的，也是讲过的，现在，那个词就在嘴边爬着，却是叫不出来。村长老范脑瓜仁想疼了，也没有起来那个词，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代替那个词。最后，村长老范决定不想那个词了，他要唱秦腔。村长老范装了一肚子的秦腔，张嘴便吼上了：“听我妻赵景棠细讲一遍，好比是刀割肠剑把心剜……”村长老范唱的是《朱春登放饭》。刚吼了一句，村长老范想起了那个词：冷清。因为这段唱腔里有两句经典戏词：“回家来不见我娘面，却下了两堆

黄土冷清清……”村长老范刹了闸。村长老范是个大个子，两条腿像两根椽，身子稍一倾斜，脚尖便踮地了。再回头去看烟霞村，烟霞村还在睡梦中，冷清，冷清，真他妈的冷清！冷清清的早晨，冷清清的村庄。村长老范的心也一点一点儿地冷清起来，他在心里骂自己：唉，村里连一丝丝活泛气都没有，你把村主任当成球咧！骂过自己，村长老范的心里咚咚咚地敲起了退堂鼓：算了吧，还是别当这个村长了，开完今日的会，就跟书记老牛说一声，把村长这活儿撂了，听儿女们的话，搬到城里去住，至于这村里嘛，想怎么冷清就怎么冷清去！

三

在镇政府开罢会，村长老范有了一副好心情，想法随之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想辞去村长的职务了。他不但要把这个村长干下去，而且还要干得体的面面，红红火火。村长老范猛蹬一阵脚踏，自行车像箭一样蹿了出去，风呼呼地吹打着他的脸颊，衬衣像两面旗子一样在他的身后呼扇着，哗哗作响。村长老范觉得浑身上下都是劲儿，恨不得插上一对翅膀，扑棱一下飞到烟霞村，把镇政府的指示传达给村民们。镇长是一个肤色白净的年轻人，戴一副白边眼镜，他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大家都是忙人，所以咱就开个短会。第一，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朝城里奔，为什么？原因很多，但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农村就像一潭死水，一点热乎气也没有，吸引不住我们的年轻人。第二，我们凤鸣镇是苹果大乡，可我们的苹果总是卖不上价，为什么？是我们苹果的味不正吗？不是！是我们苹果的色不正吗？不是！是我们的苹果个儿不大吗？不是！我做过调查，一方面呢，是外面的客户对我们凤鸣镇不了解，走不到我们凤鸣镇的地盘上来。好不容易来了几个呢，我们的个别村民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的给苹果箱子里装砖头，有的是上面装大的装好的，下面装小的装瞎的，硬生生地把我们的财神爷吓跑了。第三，我们许多村里正气下降，歪风